

國立成功大學
高教深耕計畫出國報告書

報告名稱：校級赴外交換計畫__北京大學

出國期間：2022.08.26-2023.0101

系所年級：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五

學號姓名：B54074010 葉佳洳

經費來源：高教深耕計畫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 日

摘要

2019年底，一場不知名的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像掉了發條般轉瞬間失去了動力，原本快速變動與移動的世界像是按下暫停鍵一般嘎然而止，遠距工作不再是想像，足不出戶成為日常，密接、次密接、方艙醫院在新聞上不斷地輪播，核酸站取代了城市小販成為新的街道傢俱……在疫情下曾經以為的日常成了非日常，而過去的非日常成為了當代的日常。三年過後，世界正逐漸從疫情的創傷中恢復，試圖與各地再次接軌，確診清零不再是我們的目標，共存成為趨勢，然而仍有少數國家堅持與病毒對抗到底、一較高下，中國，即是目前少數以清零為整體政策的國家。2022年八月，透過學校的校級交換計畫，到了北京大學交換，半年間歷經了政策的鬆綁、嚴格封控、逐漸解封到最終的全面開放，某程度而言見證了中國疫情政策的歷史性一刻，也說明了一個時期標誌性的結束。

Abstract

At the end of 2019, an unknown epidemic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world lost its motivation to moving on. The originally fast-changing and moving world came to a sudden stop like pressing the pause button. Staying at home has become a daily routine, close contact, sub-close contact, and shelter hospitals are constantly broadcast on the news, and PCR stations have replaced vendors as new street furniture. During the epidemic, what was once considered daily has become extra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of the past has become the daily of the present. Three years later, the world is gradually recovering from the trauma of the epidemic, trying to connect with other countries again. Clearing the diagnosis is no longer our goal, and coexistence with the virus has become a tren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few countries that insist on fighting the virus to the end and compete. China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that takes zeroing as an overall policy. In August 2022, through the school-level exchange program, I went to Peking University for exchange. In half a year, I experienced policy loosening, strict lockdown, gradual unblocking, and finally fully/open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pidemic policy. This historic moment also marks the iconic end of a period.

目次

一. 前言	4
二. 過程	5
三. 心得及建議事項	12
四. 附錄	12

一. 前言

在茫然的大學生涯當中，在每個專業當中游移不定，對於未來、研究所的不確定性使我更加焦慮不安，於是毅然決然的延畢參加大學的交換，在不同的環境下重新思考未來該何去何從。歐洲旅居一年的經歷再加上大學四年的學習，我發現自己對於中華文化感到相當的陌生，對中國古建築的認識遠遠低於西方建築，於是在亞洲交換成為我初步的篩選。在印尼、日本與中國三個國家中作選擇，考量到中國文化底蘊深厚，影響了日本、韓國甚至是歐洲等國的建築與文化思想，於是決定到中國探探源頭，最後選擇了北京大學的考古文博學院。



二. 過程



北京天安門廣場

1. 抵達中國

2019年底，武漢爆出原因不明的肺炎，那時候的我們可能無法想像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將迎來的是從未想像過的新生活型態，更無法想像在訴諸自由、人權、民主的我們也會需要面臨封城、管控、軌跡記錄等各種『被監視』的日子。COVID-19佔據了我們的日常，疫情迅速擴及世界各地，造成上萬的確診數與死亡的案例，各國無不人心惶惶，開始封鎖邊境，一場全球性的大型隔離行動就此展開，而疫情前我們引以為豪的世界地球村與交通革新在這個時代下成為最大的威脅。三年過去，各國慢慢地從疫情的創傷中漸漸復原，有限度的開放國家邊境，確診清零不再是我們的目標，共存成為趨勢。然而中國是目前少數以清零為國家整體政策的國家，在這樣的情形下依然選擇這裡作為交換的目的地。

(1) 隔離生活

I. 日常與非日常 | 機場與隔離酒店

無止境的等待與各種掃碼、戳鼻子、插咽喉，生怕錯過任何一個covid。機場RPG終於跑到最後一關，領了行李，上了接駁車，門上貼上封條，確保這一群人不會成為本土感染的源頭。N95成為必備，全套隔離衣在用封箱膠帶瘋狂纏繞和手套的交接處，像是核爆以後的世界，著全套防護衣在地球上探勘，或者又是像身穿全套太空衣在月球上尋找可居地的人類。日常與非日常、正常與不正常在這之中無法被區別。

II. 酒店資訊 | 南苑匯睿天誠酒店

- 類型：非公寓、非酒店，類似培訓宿舍
- 地址：北京市豐台區警備東路6號西區一號院
- 費用：標準房4000+1000（餐費100/天）特價房3000+1000（餐費100/天）
- 隔離計算：自入住隔一天算第一天；解隔時間以入住時間的24x10小時（換言之幾點入住，幾點解隔。而有其他酒店是以過00:00為一天計算，即無論幾點入住，解隔當天一早就可以出關。）
- WIFI：有（訊號不佳）
- 外送：不可
- 快遞：隔離期間僅限一次

一般而言，中國隔離點分為三種類型，包括酒店式、公寓小區以及宿舍式。我們這次住的偏向第三者，而費用大約落在一晚400 - 500的區間，餐費則落在50 - 100/天，會住到哪一個完全依照人品而定，即使有錢想要住希爾頓也不能。我們住的雖然名字是酒店，但其實比較類似培訓人員的宿舍，三張單人床、乾濕分離的浴室，一張桌子，沒有冰箱。考量到需要住十天，因此還是選擇了標準房，有較大的活動空間。接下來就是7+3的隔離（aka10天的高級監獄生活），作息相當規律：07:30送早餐（消毒1）>10:00戳核酸（消毒2）>11:30放午餐（午餐之前會發送訂購的東西或是衛生紙之類的物資）（消毒3）>17:30放晚餐（消毒4）。

食物的部分其實個人覺得不差，味道還不錯，口味有點重，每餐都有一道是辣的。很多人都會建議帶泡麵或香積飯，因為不想帶太多行李，因此只有帶三包泡麵（記得要戴泡麵碗）和香鬆而已。酒店裡面有小賣店可以買一些泡麵和生活用品，品項不多，但足夠十天的隔離生活了。雖然一早四點起床搭飛機到下午其實非常累，不過想著還有十天可以睡覺就覺得不可以那麼早睡，不然之後一定會睡不著。隔天一起床，發現喉嚨怪怪的，開始喉嚨痛、流鼻涕，認真？我難道就這樣中獎了嗎？於是開始把從台灣帶的常備藥、感冒藥、普拿疼通通吃了一遍，相當害怕要多隔離，又跟醫護人員要了自測，也是我們俗稱的快篩試劑，然後昏昏沈沈的繼續睡，喉嚨痛和鼻水的症狀越來越嚴重，也開始出現發燒的症狀。就這樣一路從入關病到出關。為了確保不隱匿COVID的案例，醫護人員不會提供任何藥品、維他命及退燒片等等，除非嚴重到需要到醫院。所以在這段期間，只能靠自體免疫，總而言之，在隔離期間生大病真的很痛苦，因為沒有力氣站起來，只能坐在地板上沖熱水、對著馬桶乾嘔、倒在床上無法動、一點點風就會頭痛，晚上流汗到整件衣服全濕。因此在這裡誠懇的推薦大家，除了一般感冒藥以外，建議可以攜帶發泡錠，如果可以的話抗生素也可以備。有些隔離酒店允許叫外賣，不過是少數，因為這樣會多一個染疫的風險，大部分是允許叫快遞，而我們入住的規定是每房僅有一次叫快遞的機會，我把這個機會奉獻給兩條維他命C的發泡錠。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六點半自動起

床，起床後吃完早餐，開始一天的耍廢行程，洗洗衣服，把行李拿出來再收回去，看看北京旅遊攻略、讀一些閒書、打開電腦看一下文獻、看電視。

III. 2022.09.06 17:00解除隔離

其實有點捨不得解除隔離，每天吃好睡好，無憂無慮。在酒店人員敲門前不可以開門，不然可能會延長隔離時間，早上七點，便起來整理行李，坐在床上看書，優雅的吃完最後的早餐和午餐，等著做最後一次的核酸，化好妝，16:45左右敲門解隔，下樓領去解隔通知書，這兩張文件對於接下來的行程非常重要，因為還沒有辦法使用北京健康寶，到任何的店家都無法出示核酸陰性的證明，而這份文件這則是替代健康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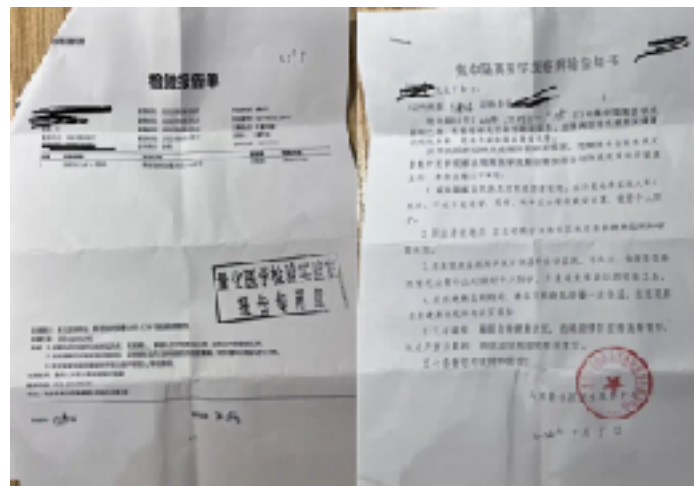


隔離飯店的隔壁

南苑匯睿天誠內部

(2) 學校生活

完成十天的隔離後，正式進到北京大學，並進行第二輪的隔離，一週內不得出校，於是只得在北京大學內走走晃晃、認識校園，同時了解了北京大學校園規劃的歷史，北京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近代國立大學，也是最高學府亦為政府機關掌管全國教育，創辦大學堂是當時戊戌變法的重要舉措，標誌著邁向現代化進程，學校位在清代淑春園的舊址上，而淑春園亦是乾隆寵官和珅的後花園，因此在北大校園內可見諸多清朝、民國遺留下來的文物，同時亦承接了許多圓明園的遺物，北京大學本身在歷史的定位上影響近代中國的發展，是中國



解除隔離書和核酸報告

邁向近代化的搖籃，大學堂與燕大的併合象徵著時代的結束與開始，座落在舊時社會的位置，開啟新的浪潮與思想。

I. 京師大學堂 vs 燕京大學

• 京師大學堂

創建於1898年，北京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近代國立大學，也是最高學府亦為政府機關掌管全國教育，創辦大學堂是當時戊戌變法的重要舉措，標誌著邁向現代化進程。1912年5月4日，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分佈於故宮周圍，其中北京大學紅樓（東城區五四大街29號）在中國近代文化和民主發展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培養出多名學者與思想家，包括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並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及五四運動的策劃源地，北京大學師生以紅樓為出發地展開五四大遊行，抗議巴黎合議的決議。

• 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在十九世紀初由美國南北長老教會聘請司徒雷登籌建，為三所教會大學合併而成，1918協和大學與匯文大學合併，並正式命名為燕京大學，1920年併入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燕京大學在珍珠港事變後一度停止辦學，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接管燕京大學，實施院系調整，將燕京大學拆分到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法政大學、中央財經大學，文科及理科併入北京大學，工科則與清華大學合併；燕京大學解體，北京大學亦遷入燕京大學舊址（即今日北大燕園校區），這也是為什麼今日北大校本部又稱燕園的原因

• 燕京大學時期的校園規劃

1919年燕大校長聘請美國建築師墨菲 (Henry Killam Murphy) 進行校園的總體規劃，其校舍以清代淑春園舊址為中心興建，面對此地為過去皇家的三山五園之地，墨菲借鑒了中國園林的佈局，校舍也吸收大量中國傳統的建築語彙，如廡殿、歇山、硬山等樣式的屋頂、深紅色立柱、彩畫等。根據侯人之《校園史話》中提到，墨菲剛開始在尋找燕大校園的軸線時，西方玉泉山塔忽然映入他的眼簾，即以玉泉山塔作為最西邊的端點，北京大學西門也因此被確立下來。軸線向東從西門進，經過雙華表、貝公樓在到未名湖中的思義亭。在城市的尺度上，燕園建築群與西郊山水形成新的融合，在小尺度上其建築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傳統的規劃理念。

• 北京大學

簡稱北大，是中國985、211工程的雙一流大學，也是中國第一學府。除了燕園主校區外，亦有昌平校區、醫學部校區、深圳校區、大興校區圓明園校區，共計六個校區。北大校園位在清代淑春園的舊址上，而淑春園亦是乾隆寵官和珅的後花園，因此在北大校園內可見諸多清朝、民國遺留下來的文物，同時亦承接了許多圓明園的遺物。前面說過墨菲當初在規劃燕大校園時融入了中式建築的語彙與景觀園林的設計手法，而在園林景觀的設計上分為四個層次：序幕（起始階段）— 展開（過渡階段）— 高潮 — 結尾。我們

在北大校園中軸線上亦可看到設計師墨菲在規劃校園時的園林景觀思維，接下來也會大致說明。

(a) 序幕：西校門 | 1926

由校友集資而成，又稱為校友門，是三開間的宮門建築，也是北大校園主軸線的起點，進入後為整條軸線拉開序幕，經過石橋後一步步帶領遊人走入中國園林幻境當中，並一路延伸到貝公樓。

(b) 展開：貝公樓（現為辦公樓） | 1926

從西門過石橋後可以看見貝公樓，也是現在的辦公樓，一樓為校長及黨委辦公之所，二樓為禮堂。樓前有一對華表（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納諫或指路的木柱），作為鋪墊貝公樓，視線依循建物前的大道關注到量體本身，其為五開間的建築，屋頂為單檐廡殿頂加上高起的歇山頂。

(c) 高潮：未名湖 | 清

一路延伸到未名湖，是軸線中最重要的景致，也是最高潮的地方。過去是和珅在淑春園內建的人工湖，現在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對象，湖中及湖畔周圍有許多淑春園的遺物及圓明園的文物，包括石舫等，湖的端點即為第一體育館及博雅塔。

(d) 結尾：第一體育館、博雅塔 | 1920年代

第一體育館作為軸線的終點，其屋頂是單檐廡殿頂加另一廡殿頂，作為呼應貝公樓。博雅塔建於1924年，起初是為了解決全校師生用水問題，於是在此打了一口深井，因而需要建造一座大水塔。考量到周圍皆是中國傳統建築的意象，由梁思成設計，仿造通州燃燈塔建成，並紀念當時出資興建的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晨光其叔父，因此命名為博雅塔。

(e) 南北閣、俄文樓（現為辦公室及元培學院） | 1924

南北閣現作為辦公使用，屋頂為重檐攢尖頂，南北閣中正後方則為俄文樓，其屋頂為歇山頂。

(f) 六院 | 1920年代

從俄文樓向南走會到靜園草坪，兩側為六院，分別是三座小型庭院，建築單體皆為木構，由矮牆將三院落連成一體。

2. 疫情、隔離、封校

2019年底，一場不知名的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像掉了發條般轉瞬間失去了動力，原本快速變動與移動的世界像是按下暫停鍵一般嘎然而止；我們努力了數千年的世界地球村輝煌不再，冷漠與距離成為各國的自衛方式，社交距離與邊境控管讓昔日熙來攘往的機場、轉運樞紐一夕之間噤聲，或許未曾想過在訴諸自由、人權、民主的我們也會需要面臨封城、管控、軌跡記錄等各種『被監視』的日子。口罩、消毒與防疫規範的宣導散落在城市的各角落，遠距工作不再是想像，足不出戶成為日常，密接、次密接、方艙醫院在新聞上不斷地輪播，核酸站

取代了城市小販成為新的街道傢俱……在疫情下曾經以為的日常成了非日常，而過去的非日常成為了當代的日常，迫使我們重新定義人與人的互動與生活模式，重塑曾經習以為常的距離與空間關係……

到校一週後，學校恢復審批制度，以線上填寫表格的方式申請出入校，嚴格審查以達非必要不出校的目的……那時候就在想，難道這就是我接下來半年的生活嗎？在一個比光復校區還要小的地方生活著、和三個來自港澳台地區同學分享一間房間、在付費且昏暗潮濕的淋浴間裡斤斤計較著每一分每一秒、在永遠都會有棕色驚喜的廁所裡完成每天的生活所需。九月到十月疫情相對穩定，雖然出入校需要批准，但總而言之還有保有那一點點的自由，直到十一月初，北京，或者是說整個中國，看著逐漸失控的疫情，不在採用嚴格審批制度，而是將整個學校封鎖起來、與世隔絕。11/15 早上七點莫名起床，看到手機訊息說有校園內陽性，這是北京大學三年來首度出現在校學內的案例，想當然爾，造成全校的恐慌，八點多大家躺在床上討論這件事，門外開始鬧哄哄的都在討論確診，我與室友出門吃早餐看到外面許多男生在宿舍門口等自己的女友，女生一出來就相擁，像是劫後餘生的感覺，剎時間突然末日感襲來，宿舍外聚集許多「大白」（醫護）和很多台大巴士，看起來不像出去玩，而是將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宿舍販賣機搶購一空，校內超市的隊伍早已排到門外，水、泡麵、糧食等全被掃購一空。

自疫情爆發以來，三年的時間過去，正當世界逐漸地從疫情的創傷中回復，城市漸漸復甦，慢慢的繫上發條，試圖與世界各地再次接軌，確診清零不再是我們的目標，共存成為趨勢。然而仍有少數國家堅持與病毒對抗到底、一較高下。中國，即是目前少數以清零為國家整體政策的國家，與病毒僵持了三年的時間，當我們以為的後疫時代要來臨時，北京疫情急遽增加，高德地圖上的疫情熱點區不斷增加，出門就像是踩地雷一般，隨時都會與確診者擦身而過。面對十一月中旬這一波疫情，當時的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波，是不是即將邁向解封？又或是另一新政策的開端，不說北京 而是在中國多點爆發，這也是北京三年來最嚴重嚴峻的一波，單日確診從幾十例來到破五百，甚至在兩日前破千，這估計是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沒有想過的。天天核酸早已成為日常，各地不一的政策，在校內也是如此，原本樂觀的想著在校內省錢也不錯，並想著估計最晚十二月初就會解封了，但以現在的形勢而言好像不是那麼樂觀。所有的課改為線上課程，只在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我一樣身份的交換生已經開始申請提早結束交換，內地生們也拎著行李離開學校……

遙遙無期的解封日，一天一改的防疫政策，逐漸失去了信心、耐心，每天生活在恐懼與焦慮裡，想著日子什麼時候才到頭？下個月的事情拿不準、下禮拜也不知道會變什麼樣子，有可能一睜眼突然解封或封樓，校內工作的阿姨阿伯們也離不

開校，都暫居在學校內空教室裡，彷彿我正在見證中國抗疫的歷史性一刻「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動態清零」，然而社會的動盪與變革無法怪罪於疫情，也怪不了疫情。

11/24封校即將滿一個月，一場烏魯木齊的大火燃燒著整個中國，點燃了各地的學生運動，中國人民以各種激進的手段、白紙，控訴著政府過於嚴苛的防疫政策：無預警的小區封控、就地隔離、次密接的方艙醫院、三天三檢的核酸檢測、跨省移動的行程碼、健康寶的彈窗、掃碼 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用一個街道甚至小區的尺度劃定高、中、低風險地區。原本就廣袤無疆的中國，在防疫政策在層層堆疊後各區的治理更顯複雜，中央制定綱要性的原則，地方負責執行，或許地方官員想要邀功或是真的想要撲滅病毒，不一致、過於嚴苛的政策人民只得遵守；地方政府必須面對人民的怒吼，另一方面必須有效執行上級交辦，導致各地各類的悲劇不斷上演，這是整個體制的問題所造成的種種神秘輪迴。在北京、上海這類大城市的我們尚可以獲得關注，新疆、貴州、蘭州等地因為封控所造成的各類問題早已層出不窮，然而在微博熱搜上取而代之的是汪小菲與大S的床墊、吳亦凡判刑的結果。11/26 各地開始拿起蠟燭為因逃生門被封死而無法逃難的亡者悼念，一場悼念所隱含著是人民這三年來對於防疫政策的無力、疲乏與怒吼，上海人民聚集在烏魯木齊中路，北大、清大在食堂前寫下「不要核酸要自由」聚集在廣場前吶喊著對自由的渴望與生活的迫切。不只上海、北京、南京、武漢、成都、廣州等地紛紛開始響應而且持續到今天、現在、此時此刻。在各種不確定性下，經濟與生活早已千瘡百孔只有經歷過 才能真正了解這裡執行的「精準防疫」與「科技防疫」。2019年入學同學現在應該也大三了，在人生最精華的時光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都面對著不可控性，學期提早結束、無法正常出入校。曾經看過半夜因為封控無法回家而學校空教室生活的人們嗎？這些已經不需要媒體推送給我，而是這樣的事情正在身邊發生著…

十一月底，歷經白紙運動後，中國防疫政策逐漸出現了轉機，從全員核酸篩檢、嚴格封控、方艙醫院到逐漸解封，最終在 2022 年底全面開放。這三年來，人們的生活依附在每一項的防疫政策之下，我也切切實實的在見證了中國疫情時代的結束，歷經了隔離、封控與社會運動到最後的解封，我看見在與台灣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下，政府執行的魄力、人民的靜默與反抗，疫情或許曾經是人們心中最大的恐懼，但我在最後，所看到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政治的窒息，防疫政策成了藉口、成了治理手段。

三. 心得及建議事項

在北京的交換，除了體驗了與台灣差異甚大的生活環境，也見證了中國疫情三年來政策首度鬆綁的歷史性時刻。很多人認為這次的交換哪裡都去不了，很虧，然而於我而言，從不後悔在這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下來到中國，來到他們的政治之都——北京，因為這次的讓我知道切實的感受國家力量，每一個經驗都是極其獨特的，從來也沒有對錯之分，這半年來，我像是班雅明漫遊者（Flaneur），以疏離的態度靜靜望著城市中發生的種種，在擁擠的人群當中，又能以抽離者的姿態旁觀世事，在擁擠不堪的人群中漫步，四處張望著。

四. 附錄

